

語三子學論叢

林語堂著

語 言 學 論 叢

林 語 堂 著

文 星 書 店 出 版

叢論學言語

Philological Essays

BY LIN YUTANG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五月臺一版

著者 林語堂

發行人 蕭同茲

出版者 文星書店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峨眉街五號之一

郵政撥匯三〇五〇號

印刷廠 永美印刷廠

臺北市西園路一段一五二號之一

定價每冊新臺幣四十元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二四二號

重刊語言學論叢序

語言學論叢是我三十年前的著作，一九三三年上海開明書店初版，現在已不易購得。後來我走入文學，專心著作，此調久已不彈。然而始終未能忘懷本行，凡國內關於語言文字學的專書，也時時注意。當代語言文字學家，如羅常培、趙元任、董同龢之於音韻，周法高之於文法，董彥堂之於甲骨，諸先生都能潛心研究，有所發明，見古人所未見。我想甲骨文自不必說，已由董彥堂奠定科學的基礎，對於說文時有所發明，而音韻訓詁的研究方法，日益精密，今人勝於古人。這也是時代使然。譬如清朝學者，對於古音之通轉，可以雙聲疊韻二字了之，未免過於籠統，而音變之地地及其演變的程序，皆不甚了了。段玉裁考證詩三百篇之脂支絕對不可通用，而此三韻之發音不同，今日始明。況且古來所謂古音，由秦而漢，而六朝而隋唐，上下一千多年，不能一概論之。地理方言，關西與江左定然有別，也當尋求其跡。顏氏家訓就常指出當日方言之不同。

我們此去可做的工作尚多。錢大昕發明「古無輕唇音」（即F音），但是輕唇音究竟何時開始，在何代何地，應當再加考證，並考出P音轉入F音的條件及音理。四聲演變，到沈約始定，而北方入聲之轉入陰陽平上去，及南音上聲字常轉入去聲，何時演變，都是考證的大好材料。在文法上，孔子之「不我知」「未之有」「未之見」，賓位放在動詞之前（現代語就不能說「不我知道」）——

這種語法，何時才消滅？現代語用「把」字於賓位之前（「把人殺死，把錢搶走。」）何時輸入？

諸如此類的問題甚多，都應用語言學知識及方法作進一步較精細的研究。董同龢就是主張對於古詞的用法，文法，作個別的分書的研究。這是方法上的進步，是一條艱苦而必須要走的路。

尤其在音韻學，瑞典高本漢（書中作珂羅掘倫）有不可諱言的成就。可惜他也犯了這種疏忽的錯誤，把切韻廣韻的反切視爲「長安的方音」，而不明白，切韻是匯通古今南北方音，預備做一本南北人皆可用的字書，所以分韻惟恐不詳，所列並非任何一地之音。後來他進而研究所謂「上古」音 *Archaic Chinese*（指周秦漢），發明上古有收音 *G*。這樣又是以上古一千多年的音作一讀法，能將孔子的音讀毅然標出，自然動聽，但是未免言過其實。我說這些話的意思，是表明語言學的工作，還在前頭。

本書的論文約略可分三類：①關於古音的發明，尤其關於古代方言的區域，並由公羊與左傳稱引地名之不同，考訂左傳方音及其真僞。這樣公羊齊音之清濁轉變，非常顯明易見，整齊劃一。其遞變之跡，完全與德文格林姆公例（*Green's Law*）相同。②關於現代語言學問題，如國語羅馬字之建設，及歷次檢字法的發明。③關於字書辭典之編纂。內中「義典」之計劃（仿 *Rogert's Thesaurus*），尤爲中文必須有而至今尚未有人編過的字書。文星書店允爲此書重刊，使我非常高興。孟能先生囑我寫一篇新序。草此數行，寄託我對國內學者所厚望繼往開來的工作。

弁言

這三十餘篇論文，是十餘年來零碎斷續隨時發表彷彿講學的文字。五年前因窮賣與開明書店，隨後偶有關於古音的著作，也收入集中；其中有幾篇不曾發表過的。開明排裝如發寒瘡，有五、日一發的，有數月一發的，也有每春復發的，而我校對也差不多以四季氣候爲轉移。五年於茲，有志者事竟成，今日果然校完，可見人不可無恆心。

這些論文，有幾篇是民十二、三年初回國時所作，脫離不了哈佛架子，俗氣十足，文也不好，看了十分討厭。其時文調每得太高，這是一切留學生剛回國時之通病。後來受語絲諸子的影響，才漸漸知書識禮，受了教育，脫離哈佛腐儒的俗氣。所以現在看見哈佛留學生專家架子十足，開口評人短長，以爲非哈佛藏書樓之書不是書，非讀過哈佛之人不是人，知有世俗之俗，而不知有讀書人之俗，也只莞爾而笑，笑我從前像他。這幾篇中能刪改的字句，已被我刪改了。

關於上古方音的論文有一篇「陳宋淮楚歌塞對轉考」，本應收入此集中，與「燕齊魯衛陽聲對轉考」並讀的，但是因爲已登載「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慶祝論文集」（中央研究院出版），依例於五年內不得轉載他處，所以只好抽出。

目錄

古有複輔音說	一
前漢方音區域考	一六
古音中已遺失的聲母	四五
支脂之三部古讀考	五七
燕齊魯衛陽聲轉變考	八二
周禮方音考	八八
左傳真僞與上古方音	九二
漢字中之拼音字	一三三
讀汪榮寶歌戈魚虞模古讀考書後	一四三
再論歌戈魚虞模古讀	一五四
答馬斯貝囉論切韻之音	一六二
珂羅偏倫考訂切韻母隨讀表	一九三

閩粵方言之來源	100
關於中國方言的洋文論著目錄	113
印度支那語言書目	118
研究方言應有的幾個語言學觀察點	129
北大方言調查會方音字母草案	149
方言字母與國語羅馬字	168
漢字索引制說明	173
漢字號碼索引法	181
末筆檢字法	183
圖書索引之一新法	188
新韻建議	197
新韻例言	201
新韻雜話	205
分類成語辭書編纂法	207
編纂義典計劃書	214

論翻譯·····	三二五
關於譯名統一的提議·····	三四三
論注音符號及其他·····	三五二
國語羅馬字拼音與科學方法·····	三五五
辜恩的外國語教學·····	三六六

古有複輔音說

中國今日的語言，普通沒有複輔音（「複輔音」如西洋語言中 plan, plow, cloud 的 pl, cl）

所以素來的古音家未嘗有古有複輔音的假定。所以他們雖遇有極明顯複輔音的證據，往往當他們爲疊韻字之變相，或只是反切之一例，無論如何總是對他們無正當的了解。故如「螳曰突郎」，洪邁

（容齋三筆）只以爲本於反切；「詩以不來爲狸……爾雅云不律謂之筆」劉玉麈（覽齋遺稿）

說「皆反音也」；宋景文筆記反說一句很有意思的奇話：「孫炎本俚俗作反切，謂團曰突，林逋詩：

「團樂空繞千百回」，是不曉俚人反切而變突爲團，亦其謬也。」我們不但不相信孫炎作反切係本

俚俗，並且絕對不能承認變「突」爲「團」有什麼謬與不謬之可言。以今日我們知道外國文的

眼光看他，「突郎」「突」不來」當是合著複輔音無疑，應拚做 tiang, tiuan, blai (bi)。在中國

古語之真相未明時，我們很不應該斷定其必與今日中國語之面目相同（如章氏說）。這有兩層緣

故。第一，因爲我們所研究的時代與今日相去甚遠，在二三千年前難說這語言沒有經過一番大變化。

第二，因爲中國文字素來非用字母拚音，所以就使古時果有複輔音，也必不易直接由字形上看出來

（譬如用羅馬字母拚音便可一目了然，無待詳辯）。我們切不可因爲「看他不着」，便以爲「沒有

這回事；」因為「不見」便以為「無有」字體構造上少了這種明白的表示，當然是研究中國古音人的不幸，但是我們仍然可以用間接的方法去考證研究他。

研究古有無複輔音的途徑，大略可分四條：第一，尋求今日俗語中所保存複輔音的遺跡，或尋求書中所載古時俗語之遺跡。第二，由字之讀音或借用上推測。第三，由字之諧聲現象研究，如 *p, t, k* 母與 *l* 母的字互相得聲（如「路」以「各」得聲而讀如「路」）。第四，由印度支那系中的語言做比較的工作，求能證實中原音聲也有複輔音的材料。最可惜的就是，除去一條暹羅語中 *klong*（意為一卷，一圓筒）能證明中國語「孔——窟窿——孔竈」的關係以外，未能多引例證；此外如漢朝經音家直接的證據也是一條無有，但是漢朝實已太遲了，要聽我們老祖宗說南蠻賦舌的話，非遠超周秦而上不可。我們能有幾條長言，短言，急言，緩言，語聲在前，語聲在後，實是偶然的幸事，非可勉強求之。

按古有複輔音說，英國支那學家 *Edkins* 已經說過，但是他所靠的只是諧聲上 *p, t, k* 母與 *l* 母互相關連的一件事，雖然據理類推似為切當，而孤這一條，我們總覺得不足以充分明證此新奇的假說。我研究此問題的發端，實與 *Edkins* 相同；於未知氏學說時已由諧聲現象引起我的注意。後來由各書中找得各種證據，材料漸多，而此新說似漸覺可以成立。但是所缺憾的，就是書中所找出來關於方言的紀載，未能全數由今日之方言得其實證（所能證實如今日上海北京「孔」俱作「窟窿」的極少）。這方言上的實證有極大的用處：一，因為發音狀態非耳聞不可，書中漢字所表，於音聲上未

免有點模糊（例如「滴韻」之發音）。二、若果書上所說的不誤，當然有於今日方言證實之可能，殊不應因循抄襲，而無獨立的客觀的觀察。且方言中亦應有同樣之例，爲未經文人所記述保存的。所以這篇文的一方面目的，也是希望能得海內同志，賜以證實此說的方言材料。

在未把證據列明以前，我們有一樣須明白或是須研究的，就是幾個疊韻語的歷史。「孔」一語之外既有「窟籠」，又有「孔竈」、「孔籠」就是疊韻語。至於此疊韻語何自而來，逆測當是出於「窟籠」由單音字「歧分」爲雙音字， $Klung > k'ulung > k'unlung$ (durch Spaltung)。中國語好用疊韻語，非疊韻語可以變成疊韻，而已成疊韻的似乎不容易把此重疊之韻失去，所以說「窟籠」變入「孔竈」比「孔竈」變入「窟籠」較合理之自然。疊韻（就是所謂 *vokalharmonie*）並不限於中國語。本是由非疊韻變來的，如「孿生」之讀爲「孿宜」，（方言卷三，陳楚之間凡人冒乳而雙產謂之孿孿……趙魏之間謂之孿生，郭音「蘇官反」）「堀坎」之變爲「圻坎」（儀禮既夕記，堀坎注「今文掘爲圻」）廈門話「龍眼」（即桂圓）之讀爲 $geng-geng < leng-geng < leng-gan < lieng-gan$ 。此種「孔——窟籠——孔竈」的變化也不過是「韻變」(Ablaut = vowel gradation) 的現象與西洋語言的「韻變」無甚相差，「孔竈」就是「圓滿級」(Vollstufe)「窟籠」就是「縮減級」(Reduktionsstufe)，我們還有幾條同樣的例，如下：

孔——窟籠——孔竈

團——突樂——團樂

頂——滴韻——頂韻

蝗——突郎——蝗郎

○——突礪子——魁礪子(傀儡)

但是疊韻字的發生歷史，不必盡與複輔音字有關係。倘是沒有明白複輔音的證據，我們不能單靠疊韻證明該語之原有複輔音。我們今日知道有一個「目」字是名詞，又有「目路」(「看」)一語是動詞(方言卷六，視吳揚曰路，郭注，今中國亦云目路也)，我們切不可據「目路」的疊韻而構定「目」字的複輔音。

還有一樣我們要注意的，就是我們不要誤會以為「蝗螂」是最古就有的字，是比「突郎」近古。「蝗螂」古時確有這種音，但是從古人造字方面推究，我們是找不出來「蝗螂」比「突郎」近古的憑據。(按同一「韻變」的「轉語」可以同時並在，如西洋的 *ablautreihen*，同時同一方言中可有「窟籠」而又有「孔籠」，既有「縮減級」而又有「圓滿級」，這是很應該的。)從造字一方面考究，我們很難看出來古人是讀「蝗螂」或是讀「突郎」。因為古人並不造「蝗螂」兩字，只造一個「娘」字，而寫「堂娘」時借用「堂」字，猶如古人單造一個「瀑」字而借用一個「布」字以表白「瀑布」。我們固然可以據章太炎一字重音的例，讀「娘」為「堂郎」，然而也未嘗不可讀他為「突郎」(一音)。我們須知道

「孔竈」的「竈」字是後人加造的

「團圓」的「圓」字是後人加造的（又作「圓」）

「螳螂」的「螳」字是後人加造的（又作「螳」）

「頂額」的「額」字是後人加造的（又作「額」）

「穹窿」的「窿」字是後人加造的

古人只有「堂螂」「穹隆」「團圓」「頂」「孔」的字樣而已。

（一）古今俗語中之憑據 我現在先把各書中所找出來有關於這問題的俗語，依聲母次序敘述於下，然後再說讀音、假借及偏旁諧聲的證據。

（A）關於 k- (g-) 音的：

（1）「孔曰窟籠」宋景文筆記。又江南志書太倉州「蠶語爲字者」條「孔爲屈籠」嘉定縣志也有。今日北京上海話都有 k'ulung（指孔）這個話。廣韻董部有「竈」字，注「孔竈穴也」，這便就是「窟籠」的轉語。按「孔」「窟籠」「孔籠」俱有「洞」的意思，而轉入「長曲」意義的還有「穹」「穹隆」「弓」「簞籠」（車篷）等字，「穹室」尚有「鼠穴」的意義。在暹羅語這個字已經明明白白含著複輔音，非如今日京語之「窟隆」而已。klong 圓筒也，kuang 空也，有洞也，kuang 寬敞也，皆華文「孔」之轉語。

(2) 「角爲砑落。」古今圖書集成方言什錄之三（未考實）

(3) 「圈爲窟轆。」同上，又江南志書「圈爲屈轆。」堂案俗語中應並有「圈轆」一語，廈門方音中的「圈轆」不過是「圈」字動詞的「狀」(modus)指輕快隨便的動作，不在此例。

(4) 「雲曰屈林」孫穆雞林類事（圖書集成方言彙考引）按雞林辭源以爲卽新羅，未知確否，而依孫穆所誌雞林的話都的確與中國話有相關連，如「佛曰孛而」而「筆曰皮盧」明明是與爾雅的「不律謂之筆」相符。

(5) 「銅爲銅鑢。」說文「銅」字解爲鑄塞，注「鑄銅鐵以塞隙也。」今日北京話補銅鐵鍋，叫做「銅路鍋」。

(6) 「窟礪子亦名魁礪子。」雞肋篇。按「窟礪」卽今日疊韻的「傀儡」這或者只是疊韻字與本問題無干。

(B) 關於 *pl-(l)-* 音的。

(7) 「不律謂之筆」爾雅釋器。郭注「蜀人呼筆爲不律也，語之變轉。」說文三「聿」字下說「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筆」字下說「秦謂之筆。」此與郭璞所說地方不同。孫穆雞林類事說「筆曰皮盧」可見得中國以北也有這個話。

(8) 「狸之言不來也。」儀禮大射儀「奏狸首」鄭注。方言「貍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貍。」

郭注「今江南呼貉狸音丕。」聚珍版方言載東原案「貉狸轉語爲不來。」堂按鄭說狸之言不來最能使我們明白古時狸字的呼音。諸聲上最奇怪的現象就是「狸」字由「里」得聲而兼有「釐」「蘿」二音，「蘿」（古「埋」字）「狸」也同是「埋」音，「狸」字也有「釐」「埋」二音，此 li, bai（埋廈音 bai）二音互相孳乳的關係應當如何解釋？有人以爲「狸」的「埋」音非得聲於「里」，但是既然如此，第一，何以同一字而有兩音？第二，何以古時「里」字也有借做「埋」字用？（莊子則陽「靈公奪而里之。」釋文「里本作埋。」）第三，更奇怪的，何以無論「狸」字讀爲「釐」音，或是讀爲「埋」音，俱有「埋伏」「埋藏」的意義，可見得 li, bai 二音的關係並不是全出偶然的。（「狸」字讀爲「釐」音，依說文解爲「伏獸似羆」，今日的狐狸也是伏獸的一種。讀爲埋音如周禮族師「相與葬狸」，又周禮用東西沉在水裏祭川澤叫做「沉」，用東西埋在土裏祭山林叫做「狸」，「狸」字解爲「風而雨土」，「雨土」也不出於埋伏昏暗的意義，所以說無論讀「埋」音，皆有埋伏之義）若是我們假設「狸」有「不來」的古音，由「不來」而轉入「埋」音，也不過如郭璞所謂「江南呼貉狸音丕」及「窟籠」之轉入「孔」同類的例而已。

（9）「風曰孛纚。」雞林類事。說文風從虫凡聲，凡聲本是收 m 音凡韻。（這地方說文固然不可靠，然而也不能說是出於情理之外。）劉熙釋名釋天「風兗豫司冀橫口合唇言之，

風汜也……」「汜」字也是收音 m 陷韻，劉熙舉他以與「馱口開唇」的「放」字相對，可見「合唇」二字所指乃指收 m 音。又「風」字在詩經用韻上共見六次，而惟有與「林」「心」「南」「欽」收 m 字爲韻。又「嵐」「嵐」二字風聲而在覃韻，讀如「南」此正與以上「孛纜」的「纜」音相符，按章太炎文鈔（卷四頁四十八）說：「江寧言風音猶作方林切。」所以風字古有嵐，南 lam 音，事實上似甚明瞭。既是如此，又不能不相信「風曰孛纜」lam 的一句話了。據我的意思這個不但幫助我們明白「嵐」「嵐」何以有「南」音，並且使我們較易懂歷來最難解的「風馬牛」三個字，「風馬牛」或者就是「婪馬牛」（服注「牝牡相誘謂之風」）「婪馬牛」當然是「不相及」的了。

(10) 「蒲爲勃盧。」方言雜錄。按越絕書「拔勃盧之矛」，「勃盧矛名」。至於禮記中庸「蒲盧也」的「蒲盧」，及後漢書班固傳「於是發鯨魚鏗華鐘」的注說有獸叫「蒲牟」，這都是疊韻字，但或者與矛名「勃盧」不無轉注的關係，因爲野人矛上常有野獸的雕像，帶有迷信的作用（如以上所引後漢注的例便是），因其有「蒲盧」的像或圖畫而名他爲「勃盧」。方言雜錄所謂「蒲爲勃盧」未知是否指方言中蒲葦有此稱呼。

(11) 「蓬爲勃籠。」全上。（未考實）

(12) 「槃爲勃闌。」全上。（未考實）